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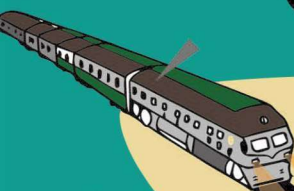
经典文学

Classical

夜火车

徐则臣——著

他就是想出去走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
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看那些从没见过的人和事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徐则臣——著

夜火车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火车 / 徐则臣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411-4788-3

I. ①夜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2368号

YE HUO CHE

夜火车

徐则臣 著

责任编辑 燕啸波 奉学勤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王 冉
责任印制 喻 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3mm 1/32
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88-3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自序

很多年以前，我觉得我是悲观的。不是为赋新辞强要说愁，不是玩酷，而是几乎与生俱来的、骨子里头的悲和凉。那种莫名其妙的、不由人的心往下沉，太阳要落了你不高兴，太阳要升了你还不高兴。在别人的高兴之中和高兴之后，我看到的大多也是空，是无意义和不可能。后来意识到这感觉虽真诚，但依然可笑，我才见过几个高兴？我又进入过多少个高兴？想要走出这种“悲壮的不高兴”之前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突如其来地贯穿了我，就是出走。我同样不清楚这连绵不绝的冲动从哪里来。十八岁时写过一个小东西叫《出走》，二十岁左右写《走在路上》，二十三岁写《沿铁路向前走》，然后年既长，写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长途》和这个《夜火车》，分别是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，以及刚出版的散文集《到世界去》。这仅仅是从题目里就能看见“出走”的，还有躲在题目后面的更多的“出走”。有人问，为什么你的人物总在出走？我说可能是我想出走。事实上我在各种学校里一直待到二十七岁，没有意外，没有旁逸斜出，大概就因为长期规规矩矩地憋着，我才让人物一个个代我焦虑，替我跑。这两年我

突然喜欢把“理想主义”这个词挂在嘴上，几乎认为它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。我知道既为“理想”，就意味着实现不了，但于我现在来说，我看重的是那个一条道走到黑、一根筋、不见黄河不死心、对理想敬业的过程，我希望人人有所信、有所执，然后真诚执着地往想去的地方跑。如此说似乎与悲观相悖，一点都不，这“理想主义”是凉的，是压低了声音降下了重心的出走，是悲壮的一去不回头，是无望之望，是向死而生。现在，它们都在《夜火车》里。

2011.12.22 知春里

房间里是黑的，陈木年睁开眼看天花板。他等着一双拖鞋走过来，在天花板的背面，鞋子里是六楼上金老师的两只脚。陈木年从没见过金老师，但他熟悉他的拖鞋，很多个夜晚他都看见那双拖鞋在他头顶上走，拖拖拉拉，噼噼啪啪，或者是跺脚和掉在地板上。最初，他根据拖鞋与地板摩擦的声音，来判断它们走到了天花板的哪个角落；后来，他推测这双拖鞋的质地、材料和形状；半年之后，陈木年认为金老师的拖鞋是塑料的，硬底，四十码，中跟，跟形方，中空。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。然后陈木年就在黑暗里看见了它们，底朝他，在他的天花板的背面起起落落。一过晚上十一点，它们就开始像伟人一样焦虑和愤怒，在陈木年的睡眠之上运动不止，直到他在后半夜的某个时刻疲惫不堪地睡着。

现在，他等着一双新的拖鞋走过来。在他的想象里，这双拖鞋和地板的关系是和谐的，它们经过地面如同松鼠的尾巴温柔地扫过。当然会有声音，但对陈木年的睡眠来说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，甚至可以用来催眠，像清风拂过花朵和树叶，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旋律。他对此有信心。

可是天花板一声不吭，像不存在一样安静。陈木年只好想象自己的脚，光溜溜地经过天花板。若干时间以前，他曾希望楼上的金老师也能光脚走路，向猫学习，那样他就可以夜夜安眠。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他看着自己的脚走在黑暗的天花板上，脚印明亮，发出淡淡的银光，一个撵着一个，直到无数的脚印把天花板踩白，金老师的拖鞋还没开始出场。陈木年扭动僵硬的脖子，看见月光从窗户外进来，升到了天花板上。隔壁室友的鼾声响起来。

也许金老师不在家。陈木年的眼睛发涩，忐忑地闭上眼，今夜不用数绵羊了。

像突然做了个噩梦，他看见了一双拖鞋经过天花板，然后经过脑门和眼皮，接着听见了声音，吧嗒吧嗒。塑料的，硬底，四十码，中跟，跟形方，中空。陈木年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并没有睡着。金老师脚上的伟人开始焦虑了。陈木年仔细听，没错，还是它们。他睁着眼躺了一会儿，没开灯就起来，开门爬到了六楼。他敲门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半天门才开。陈木年看见传说中的金老师瘦小的身子堵在门口，右手开门，左右一把画笔，嘴里还叼着一支。他只听说金老师是搞美术的，油画，学校里的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天才，将来说不定可以成为大师。陈木年早就做好了接受艺术家形象的准备，但金大师还是让他的想象力感到吃力。头发比他在电视里看过的所有画家都乱，又长，卷曲，像一度流行过的女人的爆炸式发型，一张三十多岁的小脸坚硬地藏头发丛里。只

在下巴上允许长胡子，照着绍兴师爷的造型修剪过的。身上是一件肥大的牛仔背带裤，胸前那块涂满了缤纷的颜料，看起来像一幅印象派大师的传世之作。金老师本人则像一个油漆匠，如果戴一顶白帽子，也可以直接去饭店里掌勺。他的背带裤太像一件围裙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金老师把嘴里的画笔抽出来。

“五楼的。”

金老师伸头看了一下楼梯，说：“哦。有事？”声音怪怪的，听不出是哪个地方的普通话。

陈木年看了一眼他的拖鞋，果然是塑料的，像那一款。

“抬起你的拖鞋。”

金老师懵懂地跷起鞋子。相对于他的个头，脚倒挺争气的，硬底，中跟，跟形方，中空。陈木年说：“四十码？”

“四十码。”金老师说，把画笔从左手换到右手，把一块红颜色揉到了鼻子底下，胡子也成了红的。“你就来问这个？”

“棉拖鞋呢？怎么不穿？”

金老师说噢，弯腰从屋里拎出了一双棉拖鞋，“你的？”拖鞋上附的纸条还在，上面写着：“送给你。今晚就可以穿。”金老师说：“我要棉拖鞋干什么？”

陈木年很失望：“不要你为什么拿进去？”

金老师不耐烦了：“不拿进屋早就湿透了。”他指指楼道的顶，还有一大片水渍没干。这栋破楼，下雨就漏水。“拿回去，我要工作了。”他把拖鞋塞给陈木年，关上了防盗门。关

第二道门时，他又伸出头，说，“跟你说，我从来不穿棉拖鞋。不舒服。”陈木年想让他夜里动静小点，金老师的第二道门已经关上了。

已经是后半夜，陈木年拿着棉拖鞋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上午买完拖鞋，他还自作聪明地请修鞋师傅给鞋底加了一层人造的皮毛。另外两个房间的呼噜声都在往高音上爬，他气得把棉拖鞋砸到他们的门上，一扇门上一只。没有中断，呼噜声继续往上爬。

他知道明早即使起得来，也是神思恍惚，干脆把闹铃取消了。睡到几点算几点。而下午沈镜白老师特地嘱咐他，明天的问话要认真对待，他也和总务处打个招呼，先留下来再说。陈木年坐在床上点着烟，在黑暗里抽。第二根刚抽上两口，感到胃有点疼，就打开窗户把烟头扔了出去。凉风灌进来，从他张着的嘴里进去，闭嘴，咽下，陈木年有种通体清凉透明的感觉。躺下去的时候说：“去你妈的！”

六楼上的拖鞋在天花板背面转圈子。吧嗒，吧嗒，吧嗒吧嗒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魏鸣老婆的干呕声把陈木年弄醒了。差三分钟上午九点，总务处通知八点开始谈话。陈木年快速地穿衣服，魏鸣老婆还在呕，除了声音什么都没有吐出来，又得去医院打掉了。这个可怜的中学体育老师，一副好身板就用来应付这事了。据魏鸣自己说，吃药解决的不算，这两年医院就去过三次。魏鸣说的时候很得意。几年来他一直为自己军训时的全脱靶耿耿于怀，他和陈木年大学同班，射击比赛的成绩差得不能看，子弹总是找不到靶子。现在好了，陈木年穿鞋子时想，枪枪十环了。

因为女体育老师占着水池鞠躬尽瘁，陈木年刷牙洗脸只好免了，含了一口隔夜的凉茶一边漱一边下楼。自行车钥匙忘了拿，就一路小跑到了总务处处长室。副处长张万福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下面的几个科长的脸也跟着越拉越长。

“几点了？”张处长点着左手腕，点了几下才发现没戴表，“架子可真不小，我们四个人等你！”副处长的脸硬得发旧，像昨天的脸。这次中层干部调整，没爬上处长的位子，他连笑都不会了，见谁都板着脸。

陈木年知道他们也刚到，杯子里的茶叶还没泡开。

张处长说：“这次谈话很重要，关系到你能否继续在我处工作的问题。”

陈木年说：“嗯。”

“照实说，杀没杀？”

还是老问题。同样的问题陈木年回答了二十次也不止。他开始心烦。

“没杀。”

“你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”张处长说，“这么跟你说吧，要是别人，随便换哪个，即使他是学院的正式工，我也早让他滚蛋了。我们是大学，要每个人都干净。懂了？”

“懂了。”

科长甲说：“那好，实话实说，杀没杀？”

“没杀。”

科长乙说：“真的没杀？”

“没杀。”

科长丙说：“没杀你当初为什么说杀了？”

“说着玩的。”

科长丁说：“这事也能说着玩？再想想。”

“警察早就替我想过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张处长点上一根烟，提醒在一边走神的秘书小孙认真记录，“你没杀人？”

“没杀。”

“再好好回忆一下。你看，那天夜里，你走过水门桥，想抽根烟，就——”张处长做了一个掐人的手势。

陈木年觉得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来气，全身的血极速往头上跑，脸涨得要炸开，呕吐的感觉也上来了。“我，出去一下。”他站起来对审问的人说，没等他们回答，拉开门跑向洗手间。他顾不得洗手间里还有别人，趴在盥洗池上大声地呕吐。像魏鸣的老婆一样，他只呕出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感觉却像五脏六腑都从嘴里出来了。

呕了一会儿，小孙进来，拍着他的后背问怎么回事，要不要去医院。

陈木年摇摇头。

“没事。领导也知道你没杀人，就是问问，走走形式。”

走走形式？他们似乎非要问出个杀人的结果来才罢休。陈木年又干呕了一声，把鼻涕眼泪都弄出来了。他抬起头，看见镜子里那张狼藉的脸。而他的同事小孙，脸比镜子还干净。四年前他们同时来到总务处，住一套房子，现在小孙是副科，单位里的什么好事都轮上一份，两居室房子也到手了，他还是临时工，一年要接受三到四次不定期的审查盘问。

“放松一点，吐完了再进去。领导可能还有指示。”小孙拍拍他肩膀，出了洗手间。

陈木年两手撑着盥洗池，继续看镜子里自己的脸，它怎么就脏成这样呢！然后看见牙龈流血了，开始漱口，越漱越多，永远也漱不尽似的。后来干脆不漱了，闭着嘴，有什么东西都

咽下去。他洗了脸，直接回了宿舍。

魏鸣的老婆还在呕，看样子一个上午都得在水池边待下去。女体育老师叫钟小铃，是魏鸣的女朋友，但大家都习惯叫她“魏鸣的老婆”，魏鸣也“我老婆我老婆”地叫。钟小铃本人也没什么意见，就“老婆”下去了。她的单位离学院不远，分到手的是集体宿舍，两人一间。人多就是麻烦，魏鸣说，和她亲个嘴都得睁着一只眼，就让她搬到这边住了。魏鸣也是集体宿舍，好歹是一人一间，关上门就等于把全世界人都拒之门外了，干什么都可以放心地闭上眼。

“下班了？”钟小铃腾出嘴来问陈木年。

“下了。”陈木年说，心想，岗都快下了。但他懒得说太多，开门进了自己房间。刚点上一根烟躺下，钟小铃敲门，隔着门说：“魏鸣刚才打来电话，说晚上你们有个老同学过来，叫你一块儿去吃饭。”声音有气无力，漫无尽头地干呕把她累坏了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他没说清楚，好像是一根筋。”

陈木年嗯了一声，他不知道一根筋是谁。大学毕业的同学留在这个小城市的有几个，大大小小的几乎在各个像点样子的部门都插了一腿。在这所大学里，准确地说是学院，只有他和魏鸣。魏鸣研究生毕业留校，现在教理科生的大学语文，还兼中文系的团总支书记。他，陈木年，从毕业的那一年起，就在后勤这一块做临时工，一直到现在还是临时工。他觉得除了沈

镜白和他父亲之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做一辈子临时工，包括他自己，一个月八百块钱，只要他不打算从这所鬼学校里滚蛋。现在，他盯着架子上的一大堆书抽烟，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滚蛋。应该会的。他把领导像尿布一样晾在那里，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。陈木年对着一本《楚辞集注》吐了口烟雾，用烟头往书里面烫。

烟头以每秒钟两页的速度穿过纸张，陈木年心中充满了新鲜的喜悦，有点像负重行军结束了，每脱掉一件东西就感到一点轻松，整个人又一寸一寸地活过来，回来了。烟头穿行过的地方，一个黑的圆圈，中间是空的。那根烟烧完，《楚辞集注》上多了一个洞，就像在墙上钻了个孔。他翻动书页，无数个孔合成一个孔，一根烟就做到了。陈木年生出了巨大的成就感，比他当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吃透还要大的成就感。一本几百页的书呢！几百页呢？他去找页码，发现页码沉落在那个洞里，变成了灰烬。他把这本失去数量的书拿起来，通过那个洞看另外一本《白氏长庆集》，电话铃响了。然后钟小铃在外面喊他。

小孙打电话找他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？领导很不高兴！”小孙说，“算了，他们还是决定让你留下了。下午继续上班吧。”就挂了。

陈木年抓着电话站在那里，看钟小铃奇怪地瞅着他，才想起来要挂电话。刚放下又响了。是沈镜白老师。

“木年吗？”沈老师说，“张处长刚给我电话，说你态度

不太好啊。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不是还行的问题。要做好学问，得有个良好的心态，寂寞，功名，屈辱，算得了什么？让你看的书都看完了吗？嗯，好。应该这样。过两天把读书笔记交给我，想法和发现也告诉我。临时工有什么？韩信还要忍着胯下之辱。我当年整天割草喂牛，不也过来了？能苦过我们？留在学校，就是图一个学习和看书的好环境。外语别丢。再忍忍，只要证书到了，就考。念好了书，做好了学问，谁还管你的过去？”

“他们还是揪着那事。”

“你说没杀不就是了。”

“我说了，他们还问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刚打来电话，同意我留下了。”

“那就没事了。”

说好了傍晚老同学聚聚。见面之前，陈木年去了超市，拣合适体面的凉拖又买了一双，然后去修鞋的师傅那儿加了一层人造皮毛。准备晚上回去，给金老师再送过去。无论如何得说清楚，再折腾下去，要死人的。

聚会在校门口不远的“文苑居”，一家不错的小饭馆，从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吃。饭馆在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。大二的一个傍晚，陈木年的一个同学做完家教回来，骑自行车经过这条路，车把擦了一个小流氓的女朋友的胳膊，小流氓就伙同其他几个刚喝完酒的狐朋狗友，一顿痛打，把那同学活活打死了。速度之快，见义勇为的人还没来得及给上去拉一把，同学就死了。陈木年记得同学像只大虾弯腰缩在一起，他闻讯赶到时，气都没了。地点就在“文苑居”门前。当时，陈木年正在楼上和几个老乡喝酒。后来他一坐进“文苑居”，就想起那个同学，如果当时能够及时见到他，他会请他上来喝一杯，那样一杯酒就可以救他一条命，现在可能也会坐在一起。可是，为什么当时没有看见呢？一杯酒，一条人命，陈木年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让人绝望的对等关系。

他们已经到了。魏鸣，另一个是“三条腿”。

陈木年说：“钟小铃给你改了名，叫‘一根筋’。”

他们俩都笑。魏鸣说：“她耳朵岔线了，这三条腿怎么也跟一根筋搭不上关系啊。”

三条腿说：“以后不能再叫了，都是有老婆的人了，说出去还以为我的那个东西大呢。”

陈木年说：“是，不能再说。要是那东西大也就认了，是不是？”

一起笑起来，三条腿骂陈木年不地道。三条腿的名字是陈木年最先说出来的。大一时三条腿走路总是踉踉跄跄，到哪都要靠着个东西才能站稳当，陈木年就笑他，得三条腿才牢靠。就叫开了。

魏鸣说：“总务处那边谈妥了？”

陈木年笑笑：“这年头，就剩下点让别人难堪的乐趣了。”

三条腿说：“兄弟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他已经听魏鸣说过了。

“不说这个，”陈木年说，给三条腿倒上酒，“说说你吧，工作、生活，还有，爱情又进展到哪个部位了？”

“操，就那样，哪件事干得都不死不活的。那小丫头，保守得像块石头，我现在的活动范围还在锁骨以上。”

“知足吧兄弟，”魏鸣说，“单位跟台榨油机似的，这才几年，就你脑满肠肥的。”

三条腿在交警大队工作，整天腿跷着在办公室里吹牛打